

## 乱入灵魂之境，留一世念想（二）

◎叶蔚颖

我所认识的尼泊尔，是一个没有红绿灯，没有水泥公路，没有电灯的国度，哪怕是首都也是原始得让我有点窒息，对她的爱，绝对真实无关与物质。告别宗教文化浓厚的加德满都，手持那张千金难求的车票，我颠簸在崎岖的山路上，前往那个童话镇——博卡拉。

### 博卡拉

这一路，可谓是惊心动魄，在山路上行驶 3 小时后，遇到了工人罢工，司机紧张的停靠在路边，嘱咐说：“万一暴动，请保护好你们自己。”害怕又紧张的我们远远观望着，恐怖的情绪遍布身体每一个细胞。这是唯一一条通往博卡拉的路，焦虑的我，除了等别无他法。

身边淡定的他们，像是习以为常似的，睡觉的睡觉，抽烟的抽烟，仿佛与我处在两个不同的空间。一旁的大叔说：“暴动是常事，太穷了，逼得人造反求口饭。很快就过去，到处都是带枪的士兵，镇压的很快，别害怕，他们不会伤害你们。”看着过往的大卡车（唯一能够穿越罢工人群的车辆），惊叹尼国人民与生俱来的色彩运用能力，渐渐地心也就开始平静了。



大约 6 个小时后，抵达了终年依偎在积雪的安娜普纳山峰和鱼尾峰下的东方小瑞士——博卡拉，还幸运的住进了传说中推开窗就能看见鱼尾峰的 1203 房，这大概是经历过苦难行程后的弥补吧。



山气氤氲，宁静悠远，鲜花环绕，博卡拉宛如花季的少女，羞涩而美好。坐在阳台上，远远望着鱼尾峰，望着对面山腰上色彩斑斓的滑翔伞，这样的画面无论重复多少遍，都可以静静赏析，在我的心上一点点加深印记。

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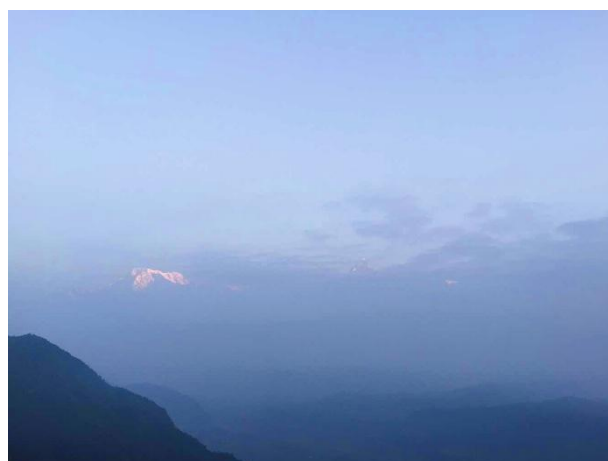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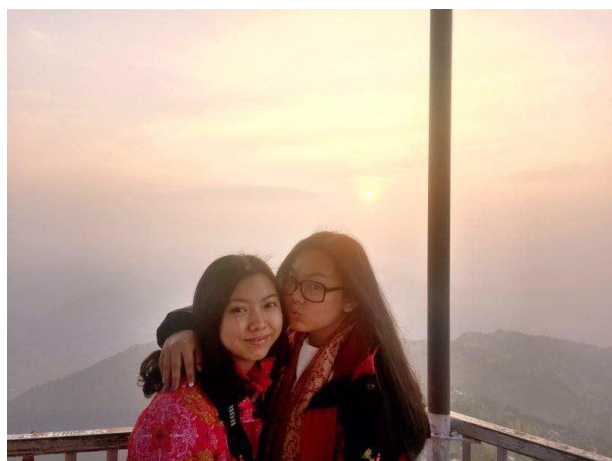


这里是嬉皮士和徒步者的天堂，当然，我只是个安静的女纸，泛舟费瓦湖才是博卡拉正确的打开模式。湖上波光粼粼，黄昏时鸟群蹁跹，掌舵的都有一副天籁的好声音，听不懂的本土小调，却莫名的让人舒心。小船的票价，因人而异，但美丽的小姐姐一般都能砍到不错的价格，尼国小哥哥审美独特，喜欢肉肉的、丰满的，比如我。



不是每个来童话镇的人都看日出，也不是每个看日出的人都能看到被朝霞染成金色的雪山，而我算是那个幸运的人。凌晨 4:00 出发，一路飘着毛毛细雨，5:00 登上萨朗科山顶，瑟瑟发抖的我心里空落落的。

最初，山下还跳动着灯光，慢慢的建筑物显现出轮廓，随着东方那最后一抹云霞的骚动，太阳在云层里开始露出它浅浅的额头，进而半边，最后整个脸庞。我兴奋的大叫，对于一个嗜睡如命的我，这是第一次看到日出。但是，这并没有就此结束，太阳又再次被一缕黑云遮掩，心情就像坐云霄飞车一般，直接荡到谷底。不久，它又再次出现，像希望之光熊熊燃起。把目光投向左前方，我看见远处隐隐约约出现的鱼尾峰，虽不够清晰，也没有日照金山的红光，更不是金子散落大地般璀璨，但清晨如此的鱼尾峰，以让我心满意足。



飞翔、永生、有花不完的钱大概是俗人的三大梦想，而我在博卡拉实现了自由飞翔。好风凭借力，送我上青天。多少人因为一部《等风来》踏上了尼泊尔之旅，继而腾空而起，翱翔天际。

我选择的是从至高点起飞的 sunrise 滑翔公司，所有参与滑翔的人都必须签署一份文件，内容大致是一份甲方的免责约定，类似手术前的《知情通知书》一般。兢兢战战的签下大名，抱着必死的决心冲上山顶，小心脏跳的都快数不到频率了。

咬紧牙关，深呼吸，经过一小时的思想挣扎，我从助跑路上冲了出去，不过两秒就被拽了回来。只听见工作人员说：“Stop! Stop! Stop!” 魂都没了的我瘫坐在悬崖边，教练面露紧张神色，叽里咕噜说了一堆，大致意思是风停了，伞打不开，冲出去就是死路一条。

大约过了一小时，起风了，教练硬生生的拽着我冲出了悬崖，双脚悬空的瞬间感觉呼吸都停止了，这一世，仿佛就这样停止，灵魂和肉体正经历生死轮回。

突然身上的安全绳索一紧，我被拉扯着向上，没错，起飞成功！内心恐惧渐渐消散，眼前是一望无际的美。那一刻，风儿嗖嗖为我高歌，仿佛天地都懂我的豪情，我高声欢呼：“I did it.I'm the best!” 无壮举不青春，这一次，我感受到了生命的高度。 .



在博卡拉的日子短暂而奇妙， Goodbye Pokhara,goodbye 勇敢的我。故事永远不会随着时间的流逝淡忘，值得记录的回忆依然会在鲜活的文字里留存。

下一站，一座呼吸着的古城。

未完，待续……